

「物理女王」吳健雄

孫多慈原著
田蘊蘭校訂

吳健雄三個字常在報紙上出現，震驚了自由中國的人心，也震驚了整個世界。可是吳健雄三個字在我個人的心目中，早就佔有了敬愛與親切的位置。

南樓瓊花最佳人緣

遠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，我們同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，女生宿舍在學校後門外石婆婆巷，北極閣山脚下，宿舍內共有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座樓房，健雄住在南樓，我住東樓，我們每天見面，但因為系別不同，見面最多微微一笑而過，那時的健雄是一個嬌小玲瓏，活潑矯健的女孩子，她是江蘇太倉人，一雙神采奕奕的眸子，靈巧的嘴唇，短髮，平鞋，樸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（三十二年後我在紐約見到她時，除了微胖之外，一如往昔）。在兩百左右的女同學中她是顯得那樣地突出，當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標，不僅男孩子，女孩子竟也有人為她神魂顛倒呢。我們藝術系女同學劉小姐是健雄的同鄉，常去南樓聊天，有一天我無意地向她說：「在這些女同學中，我最喜歡的是吳健雄、盧月化、周

淵如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劉小姐跳起來說：「那好極了，她也告訴我，最喜歡你，好，我一定讓你們做朋友，免得你們兩地相思！」於是在一個晚間，她使用像一些女子中學裏「拉朋友」的方式，把我拉到南樓，大家吃着花生米，儘量開玩笑。可是我和健雄自從經劉小姐這一拉，反而不好意思起來，以後在校中碰到，經旁人一笑一叫，便都紅了臉，點一點頭趕快避開，沒有人時，也只微微一笑，最多問一句：「你那兒去？」之類，總是在一種兩相默契的超越形式的友誼中互相關懷着。

每門功課常是百分

健雄最初是數學系的高材生，同房間的人都知道她極為用功，每有難題，常常午夜擁衾而起，獨坐深思，不得答案，誓不干休！一年級以後，她便轉入物理系，每學期她都保持最高分數的榮譽，那時學校每院系均設有獎學金，有一次開學後不久，我到教務處領取獎金，正巧遇見健雄，她向我說：「真高興在這裏遇見你！」言下頗有鼓勵之意，她比我高一班，總是以姊姊自居，

在美研究一鳴驚人

因之她永是我心目中的一座偶像，一位畏友，她不喜多言，從不批評人家長短，不慕虛榮，名利、腳踏實地，埋頭苦作。朋友們都知道她在中學時代，便是品學兼優的學生，她每門課的分數常是 Full Mark 一百分，在中大時，她的一位叔父，在南京工作，每在週末開車來接她出去遊玩，有時她却寧願留在宿舍作功課，或是一人躲到實驗室圖書館內作研究。那時校內教授們對她便已期許甚深。連不教她課的郭任遠博士也認她前途無量。因為她不僅天資聰穎，而且具有毅力，對功課永不放鬆，健雄早我一年離開中大，記得那年夏天，臨別時她寄我一信並附有戴着學士帽的照片一幀，我便也檢出幾張自己喜歡的照片寄給她。這樣我們便暫時分別了。

中大畢業後，她在中央研究院工作，仍是有關物理方面的研究，一面勤讀英文，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前後。一九三六年她因師長及叔父的幫助赴美留學，初入美西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，在 Berkeley 城，攻讀物理學的碩士和博士學

位。那時加州大學物理系的某美籍教授會勸她放棄科學，改讀文藝，理由是女孩子學科學，可能有始無終，但健雄堅持不二，益加勤奮，用事實證明給他們看，後來她的成績竟超越許多男生之上，那位教授方才心服。她得到博士學位以後，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她便與袁家驊博士一同參加美國政府在Manhattan的秘密設計——發展原子彈的實驗工作。她與袁家驊博士是由同學而相愛而結婚的。一九四四年她在紐約Columbia University 哥倫比亞大學任物理系副教授，並參與哥大的教授們共同作原子能的研究。終於發現了她新的論證，並推翻了在物理學上有三十年歷史的基本定律——“Parity Law”對等定律。而震驚了世界成爲現代世界上在科學上最有成就的女性。而媲美居禮夫人，尤且被美國人推崇爲「物理女王」。

遠在天邊近在眼前

一九五四年春天我到了紐約，稍稍安定之後，便到處探聽健雄的地址，因爲我國八年大戰之後又連接遭遇紅禍，流離遷徙，我與健雄，早已失去了連繫，後來還是一位中大同學告訴我：「健雄正在哥大任教，因爲她曾參加原子彈建造，美國政府曾限制他們與外界接觸，尤其是美國人以外的朋友，所以她和一般中大同學很少來往，現在她則仍每天去哥大的Physics Building的實驗室作研究。」

那時我正在哥大讀法文文法，準備赴法之用。法文教室正在Physics Building的三樓，她

的實驗室則在底層Basement內，每星期來往四次，却不知伊人竟近在咫尺！正想去看她時，她已電話約我晚餐，在一個中國飯館內，她並約有另外六、七位中大同學作陪，因之又得見到董若芬、萬文仙兩位研究化學的女同學，她們在美國也各有很深的造詣，飯後回到健雄的家裏。她的Husband 袁家驊博士不在家，因他經常都在Long Island的原子能工廠，工作緊張，只能在每週週末，回家與妻兒團聚。他們有一個男孩，也是送入寄宿學校，每屆週末由袁先生開車接了孩子一同回家。

那晚緯承（男孩的名字）正值假期，曾和我們一同晚餐。這也便是健雄的獨生子onlyson，我們都稱他爲文生Vin-cent，因他不懂中文，這一點健雄頗爲憂心，但環境所趨，亦無法可想，她已盡力在週末爲他講解中國歷史故事，和教給他一些中文字。

那夜，我們暢談至深夜，健雄並將從前在中大所拍照片搬出，尋出我的照片。撫摩話舊，娓娓不絕。足見她懷念祖國之情是如何深切！

在美重聚那段日子

她說：「你真想像不到在國外看到你如何興奮，好像你給帶來了祖國聲音！」又說：「我知你有毅力，但你有時任性，希望你能在美國居留數年，再去歐洲，總較在國內可多學習些！」這以後，她便爲我進行在哥大研究的工作（哥大有藝術研究院，重理論），並要我住入她家，我因正在籌備畫展，又怕有礙她的工作，遲遲未去

，當我在紐約五十七街的畫展結束後，她便突然來我住處，強迫將行李搬去她家，那時天氣漸熱，我正住在一個教會修女所辦膳的女生宿舍中，宿較廉。一間小室，僅容一榻一桌，終日不見陽光，她認爲決不能讓我再住在這樣狹小黑暗的屋中，她給我的却是一間較爲寬大且具有浴室的房間，並爲我介紹一位在哥大教法文的老太太，學習法語，又介紹藝術系的兩位教授給我，於是我感覺到好像住在「家」中，並忽然有了一位親愛的姊妹，如不是想念孩子，真是不願離開美國了。那一段生活中，健雄每日上午九時前即去學校，直到午後五時左右返家，我倆便在附近中國飯館吃一頓簡便的晚飯，兩人輪流付帳，逢到星期六，家驊先生返來，她便親自下廚爲丈夫和孩子燒兩樣可口的中國菜，誰也想不到她的烹調術竟那樣高明！

有時，她還請家驊先生爲我們拉一段二胡，原來家驊先生精通平劇，曾爲程艷秋操琴。晚飯後我和健雄常在Morning side一帶散步閒談，遇到哥大的學生，都立定向她致候，他們親切如家人。

胡適且說當年故事

健雄雖攻科學，但對文藝也極爲喜愛，她在中學時代，作文亦常爲全班冠。在紐約見到胡適之先生時，他聽說我住到健雄家裏，極爲高興，並爲我述說一段往事：健雄讀中學時，適之先生曾教過她（記不清是何科目了），當然他是他班上最特出的，常得一百分，一天適之先生遇見另

外兩位先生（大概是教數學、英文、史地之類），都不約而同地稱讚所教班上有一位女生聰慧過人，成績總是一百分，適之先生便讓大家拿出名單一對，竟同是一人——吳健雄。其後，健雄畢業考入中央大學，適之先生因事過南京，與中大一位教授談起，並出示懷中記事冊，問某教授知否吳健雄其人，他遍尋國內各大學不見，不知究竟到何處去了，某教授告以正在中大，適之先生始為之莞爾釋懷。適之先生並示我當年贈健雄小詞一首，後來我會問健雄知否此事，她笑而不答。

科學家不是冷酷的

當她在美加州大學讀書時，便有一位同班的美國男生對健雄一往情深，十餘年如一日，但健雄卒與袁家駟先生結婚。健雄曾謂她愛祖國，當然她要與同文同種的袁先生結婚，她這種極深刻的祖國戀，常在言行之中不自覺地表現出來。聽說那位美國人至今仍獨身未娶呢。健雄也寫得一筆好字，挺秀勁拔，無女子氣。她常逼我寫些字或畫給她補壁，有時她自己也寫幾張。某一個週末，我去中美聯誼會，在會議桌上為一個華僑餐館作大幅國畫，以為壁飾之用（因健雄家無如此大桌）。整日工作，汗流浹背，健雄竟強家駟先生開車為我送來午餐，及至，看我已成十之七八，大為高興，並說如此大幅，報酬僅只百元，未免太少，要家駟先生加倍購下，我告以預約在先，不能毀約，始罷。足見她情深手足，且愛好藝術之一般，使我深深感動。這也證明科學家決不是冷酷的！

為祖國科學建基礎

暑假開始，紐約人人休假，或赴他處避暑，獨健雄則仍埋頭研究，有時至深夜二時始歸（哥大離家僅只半里之遙），她告我工作正在緊張階段，並謂在暑期中寫一篇重要的研究報告。實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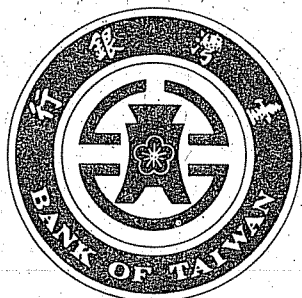
美國早已非常重視他們夫婦二位，Life與Time雜誌上，也都早已介紹過他們的工作了，他們二位經常代表美國科學家赴歐開會，也經常出席華府的科學會議。為祖國爭光，揚名世界，良非偶然！他們也曾多次回到祖國，為祖國科學立一個基礎，提出寶貴而卓越的意見。

臺灣銀行

BANK OF TAIWAN

歷史悠久·規模宏大·業務完備·信用卓著

辦理各種存款、放款、
國內外匯兌、進出口簽證、進出口押
匯及信託保證等業務，並代理
發行及各級公庫。



總行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二〇號

電話總機：371-7171·371-9111 服務專線：371-6376

五七分行分設台澎金馬

通匯網遍佈自由世界各大都市